



河北民族民间文化丛书

刘新立 雷振威 主编

武大郎传奇

许超 著



今日出版公司

河北民族民间文化丛书

武大郎传奇

许超著

今日出版公司
1995.12

(内蒙)新图准字 25 号

河北民族民间文化丛书
编 委 名 单

顾 问 刘其印
主 编 刘新立 眭振威
编 委 王宏刚 安 勇 孔凌宏 刘正祥
傅新友 李国肖 阎十九 崔建益

武大郎传奇
许 超著

今日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赤峰市钢铁大街西段 16 号)
内蒙古国营华能彩印厂印刷

787×1092 32 开本 10.4 印张 24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TODAY—0095—102—3/2 • 08 定价：14.80 元

前　　言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和灿烂的民族民间文化，那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化事象和民间文艺作品，是历代劳动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那些精彩凝炼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故事情节，是盛开在人民心中的花朵，它融汇了历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理想愿望，体现了人民的世界观，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它孕育了几乎所有的文艺体裁及作品，反映出整个民族的习俗、道德、信仰和精神。

民间文化是一部古今社会的大百科全书。我们把它所表现和反映的各种民俗事象、社会活动、民间的文学和艺术搜集整理起来并进行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一项浩大的基础工程，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鉴于此，我们编辑了这套河北民族民间文化丛书。

该丛书是河北省故事学会和满族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合作，共同发起编辑的，旨在为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办一件实事，推出一批故事家、民间文艺家的新作和社科工作者的成果。为专家、学者提供一份珍贵的资料，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实实在在的读物。

该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疏忽不当之处，诚恳希望同仁和读者的批评帮助。

河北民族民间文化丛书编委会
1995年5月于石家庄

目 录

前 言.....	(1)
开篇语.....	(1)
第一回 仙人桥浪子惊艳 墨香斋诗系情结.....	(1)
第二回 金莲女出阁成礼 狂徒子拦轿滋事	(11)
第三回 扮村妇荷筐拾麦 恼书生拳擂色狼	(20)
第四回 羯烧饼挥毫奇书 编故事信口雌黄	(29)
第五回 赠白鹅感化三白 不拾遗反为凶囚	(39)
第六回 徇私情冤结凶案 匡正义智擒顽猷	(49)
第七回 离故土赴京会试 客异乡寡廉鲜耻	(58)
第八回 击狂犬勇救三妹 登高门斥说五才	(68)
第九回 斗恶狼途逢陆马 察民情美餐豆腐	(79)
第十回 古道旁剪径留记 碧水滨师妹会兄	(90)
第十一回 花太监寻花问柳 武相公以武惩恶.....	(101)
第十二回 隆兴寺腊舍斋饭 白虎岗莫贵噪尸.....	(110)

第十三回	怀义愤夜探皇庄	寻顽猷烛映女杰 (120)
第十四回	无义徒乘机渔利	有情女仗义公堂 (130)
第十五回	设擂台际会豪杰	摆御酒谋剪群英 (139)
第十六回	呈奏章染疾客栈	追马快盗本枣强 (150)
第十七回	邀知己开怀畅叙	聚名流乐极生悲 (160)
第十八回	一席酒人生五味	两面人世态炎凉 (171)
第十九回	慕淑女水中望月	观花灯火烧校场 (182)
第二十回	赴任所情溢庄头	惜孤少冰下捉鱼 (192)
第二十一回	仗义大闹郝氏祠	如玉远走古渡口 (202)
第二十二回	三清观巧逢故友	柳林堡智破疑案 (212)
第二十三回	泓澄湖春鸭戏水	松林坡草寇遁迹 (224)
第二十四回	染恶习典妻押田	睹库银追踪仓鼠 (234)
第二十五回	慑威名完璧归赵	理卷宗通宵达旦 (244)
第二十六回	审积案高悬明镜	勘利斧巧断凶杀 (254)
第二十七回	问农桑兴利除弊	攀同乡自投网罗 (264)
第二十八回	风潇潇吕关盗印	众睽睽公堂对簿 (274)
第二十九回	文县丞心惊肉跳	西门庆眉飞色舞 (284)
第三十回	慕云女巧逢师姐	施耐庵偏见贬贤 (295)
第三十一回	中秋节香消玉碎	万民伞哭送良臣 (306)
后记		 (317)

第一回 仙人桥浪子惊艳 墨香斋诗系情结

明朝初年，京师直隶广平府清河县城东八里孔宋庄，有个贫家后生，姓武名植字田岭，乡名大郎，早年丧父，与娘亲相依为命。皆因家境贫寒，缺衣少食，年方十二岁，便到村北三里黄金庄潘知州家开设的染坊里当学徒。

那染坊的大门上贴副楹联，写道“嫩绿娇红浓淡着意染，轻黄浅白适宜入时新。”大郎每日照楹联的染色要求，嫩肩挑水，举火烧灶，每月挣得几十文钱，交给娘亲，以补家用。

那年月，人荒马乱，土匪、老獾不时出没。为着防身自卫，这大郎日间在潘家染坊学徒做工，晚上回村，同武七郎、田顺等小哥们拜铁掌甘洛泗为师，习练拳棒。甘洛泗见几个徒儿，诚实正派有出息，便从严要求，认真传授。徒弟不负师望，习拳认真，肯学苦练，几年工夫，每人皆练成了几路扎实的武功。

这年春天，黄金庄一年一度的骡马古会，分外热闹。远近客商云集，搭棚设摊，连亘绵延。有骡马市，猪羊市，木料市，布

匹市、唱小曲儿的、唱小戏的、跑马卖解的，三教九流，七行八作，应有尽有。三乡五里，九村十八寨，推平车、挑长担、骑毛驴、赶地脚逛古会的人们，一溜一行，从四面八方涌向黄金庄村头街市。

常言道“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良”。平日里武植对娘亲十分孝敬，今逢黄金庄古会，特向染坊掌柜请了假，急急忙忙赶回家，备辆太平推车，铺上一领草苫，请娘亲坐稳了，便推车去逛古会。出得孔宋庄，沿黄尘古道，直奔黄金庄而来。

武植道：“孩儿借支得东家十几文钱，到得会上，娘亲想吃甚，孩儿去买。”

武婶叹口气道：“难得我儿一片孝心，为娘逛逛会，散散心也就是了。”又道：“你爹在世时，有一年也是黄金庄骡马大会，为了咱娘俩吃上烧饼，他空肚子替唱小戏的看守了一天行头，直到日头落山，才挣得十几文钱，买了烧饼，带回家去。不料刚走到庄头，便饿昏倒地，那烧饼也被野狗叨走。后来，你爹说咱们捡麦子，烤一炉烧饼，你们娘俩吃个够。五月里，好不容易才捡得二升小麦，推磨成面粉，烤了一炉烧饼。看了看，又舍不得吃了，卖几个钱养家糊口吧。从此，你爹的‘武记’烤烧饼出了名。不料他那半辈子扛长活儿累成的痨伤又犯了，吐血不止，抛下咱娘俩去世了。”武婶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大郎道：“娘亲，不必伤悲，孩儿一定学好做人本领，悉心侍奉娘亲就是。”

娘儿俩边叙边行，三里路程，不大一会儿，随人群来到了黄金庄村头。正是：人无孝心，难成君子。

春风剪柳，紫燕争鸣。

远近赶古会的人们，脱去臃肿的棉衣，更换上轻薄的春衫。骡马古会，入山入海，呼喊叫卖，人声嘈杂，充满了鲜活的气息。

大郎存放了推车，搀扶娘亲正走间，忽听有人喊道：“大郎哥哥。”武植回头一看，嘿，原是小师弟田顺，同庄人。他身材瘦小，敏捷机灵，师父甘洛泗便教了他一套三十六路猕猴拳和七十二路地形拳。今日赶古会，他远远看到了大师兄，便钻过游人，挤到眼前，喊得一声：“大婶。”便也搀着武婶一道逛会。

猛然见那庄头麦场上，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一圈人。田顺从人缝里一瞅，唔，原是打拳卖艺的，便呼喊武植一同瞧看。

那卖艺的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少年，地上放着几件长枪、单刀、拐子、流星之类的兵器。那中年汉子，穿件青色紧身上衣，黑色滚裆裤，甚是精神。只见他双手抱拳，施了个圆圈礼，满脸堆笑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下兄妹，因家境贫寒，四方谋生。今天借得贵处一方宝地，献艺出丑，有钱帮钱场，无钱捧场助兴。初学乍练，失误难免，光说不练，是嘴把式，说练就练，才见真功夫。”说罢，活动活动手脚，亮亮架式。抡起绳镖甩头开扩场地。

这时，只见那女孩往场中央一站，看她只有十四五岁年纪，穿一身桃红色旧衣衫，面庞日晒微黑，但一双大眼睛，格外精神，滴溜溜转。但见她拉开架式，出手干净利索，打了一趟小红拳，虽功夫不深，然而一招一式，足见受过名师真传。怎见得？

跨虎登山不慌忙，跃步腾身逞刚强。拳打天女散花式，脚踢连环跑马桩。喜鹊登枝檐边走，金鸡独立

站中央，霸王举鼎千钧式，童子翻身一炉香。

最后以一个“红孩儿拜观音”收式。观众满场叫好，即有人向场中掷铜钱。武植摸摸了衣兜里那仅有的十几文钱，犹豫了一下，终于掏出几枚扔进场中。那中年汉子边捡钱边道：“谢谢，谢谢君子。”

武植扯了下田顺，不再恋看，搀扶着武婶，穿过木料市，转过饮食摊位，迎面便是娘娘庙。庙前边便是有名的古迹“仙人桥”。其实，看景不如听景，往往是慕名而来，扫兴而归。据传说八仙之一吕洞宾，曾在这桥头上歇息过一会儿，于是便产生了一串串曲折动人的传说。你看两丈多宽的木头桥下，是一沟积水，水中腐烂物发散着阵阵臭味儿，实在大煞“仙人桥”的盛景。

武婶欲去奶奶庙上香，大郎与田顺伴随着，一步步向前挤去。距桥头尚有数步，只见一伙青年汉子，叠肩拥挤着围闹起哄，人群中有女人的呼救声传出。武植道：“娘亲，待孩儿看来。”说罢，闪身跨步，一个“燕子抄水”，从人头上飞跃而过。近前一看，啊，原是数个轻薄汉子在围哄调戏潘知州的掌上明珠潘金莲小姐。

原来，这潘小姐由丫环荷秀陪伴，进庙上香的，没想到主仆二人刚出得庙门，就被人群挤散了。潘金莲呼唤荷秀不见，不由焦虑急慌，恰被这几个无赖汉子瞅见。他们犹如苍蝇见了血，色迷迷地直瞪着红眼珠子，“嗷”一声围挤在仙人桥头，动手动脚，直想一人啃一口。潘家小姐又羞又急又怕，背靠桥头栏杆，浑身打颤，泪流满面，犹如雨打梨花，孤立无援，娇声呼救。庙门口出出进进的少女长妇，见这伙轻薄汉子如狼似虎，

谁救近前营救？只是呼喊：“救人呀，快来救人呀！”

别看武植白面书生，儒雅丰标，殊不知，他不但崇文，且尚武，打拳弄棒颇有功力。现时，但见他一扫书生文气，气宇轩昂，二目瞪圆，大吼一声：“休得无礼！”声随人到，伸开双臂，一个“野马分鬃”呼啦啦拥退了起哄的汉子们，环臂挺身，将潘小姐掩护在身后。

一个满脸雀斑的汉子道：“呀呵，你小子屎克螂拱进药箱里——冒充大力丸呢，滚到一边去，别扰乱大爷们的乐子。”

另一个白脸后生，勒细嗓子大叫：“呵呵，你小子也瞅上俊妞了，秃尾巴长蛇吃鸡蛋——想独吞？屁股蛋子上挂竹帘——没门儿。”接着这伙年轻汉子咋咋呼呼又拥了上来。

武大郎双手左右开弓，连推带搡，左踢右踹，口中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调戏良家妇女，有无廉耻之心？你家岂无姐妹？也可在此广众之下，被人戏弄？”

一个半截眉黑脸汉子，大声叫道：“兄弟们，休听他胡咧咧，来呀，拽过小妞儿，玩个痛快。”汉子们磨拳擦掌，呼啦又拥上来。

潘小姐躲在武植身后，后背紧贴了桥栏杆，吓得泪珠滚滚，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围观的人群七嘴八舌，沸沸扬扬。这时，只听武植大吼一声：“无耻之徒！”接着旋风一般，拳打脚踢，乒乒乓乓，眨眼间一群无赖，东倒西歪，跌翻滚爬，抱头鼠窜了。

半截眉黑脸汉子，自以为有些功夫，会几招花架子拳术，便施尽全身气力，向武植一拳击来。那武植见来势凶猛，身后又护了潘小姐，不便放手还击，于是侧身一转，手顺来拳，顺水推舟猛力一送。那黑脸汉子因用力过猛，收脚不住，早已仆身

越过桥栏杆，“扑通”一声，一头栽进桥下污水中。围观的人群，一阵哄然大笑。

你道这半截眉何许人也？他就是清河县城有名的大财主西门达的螟蛉义子西门庆。

那西门达，其家资在清河县虽算不得首富，可也称得上大有名气。唯惜年过五旬，一群妻妾未生一男半女，眼看无苗断根绝了后，于是派人从鲁东南山旮旯里抱了一男婴，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给男婴起名“庆”，字全吉，以取西门氏后裔子孙前程吉庆之意。西门达有了儿子，便有了希望，更加积攒钱财，远走阳谷县开设一家钱庄。家中自有大婆掌管家政，并经营一处生药铺。谁知这西门庆，从小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与几个街痞子结成团伙，天天打架斗殴，玩钱赌注，寻花问柳，又习练得几招花架子拳棒，越发的无法无天了，五童儿不干干六童儿，简直不是块人料儿。今日目睹了潘金莲娇妍容貌，眼看到了嘴边的美味儿，却被这个不知名姓的白面书生给搅黄了，一头栽进水沟里，落汤鸡一般，引得围观游人哄然大笑，怎不晦气？

这时，丫头荷秀焦急万分地挤过来，满脸泪水，紧紧拉住小姐。武植转过身拱手道：“小姐受惊了。”那潘金莲惊魂初定，娇面绯红，忙道：“谢谢武大哥解救之恩，没齿不忘，日后定当图报。”田顺扶武婶也走了过来。大郎忙向小姐引见：“此乃家母，这是师弟田顺。”潘小姐裣衽道：“拜见伯母、田相公。”田顺连连摇手道：“不敢、不敢。”

武婶留神看那潘金莲，天生丽质，面如出水芙蓉，眉似春风剪柳，一双丹凤秀目清澈无尘，不由心下称奇。便对武植道：“人多拥挤，别有失闪，快护送小姐回府去吧。”大郎点头答应，

请田顺关照娘亲，便转身护送潘金莲一路而去。

潘金莲嫣然一笑，感激道：“难为武大哥辛苦一趟。”大郎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说罢。便在前头导路，荷秀用一方粉红细纱手帕，蒙在潘金莲头上，遮住娇面。眨眼间，他们三人淹没在人海之中。

足有半个时辰，武大郎方汗津津地返转回来。田顺已搀扶武婶出得庙门，站在高埠处等候大郎。田顺禁不住笑嘻嘻地问道：“师兄，潘小姐与你熟识？”

武植颌首道：“这潘小姐名金莲字文娘，乃潘知州大人的掌上明珠，为人平易善良聪慧，不时到染布作坊仔细观看印染技艺，并把她精心设计的花样图案，拿来与兄一起研试，故而相识。”

田顺啧啧嘴道：“潘府的千金小姐，生得美，长得俊。说唱鼓词的夸奖美女，常用其‘沉鱼落雁’、‘羞花闭月’呀，‘艳若惊鸿’、‘倾国倾城’呀，到底怎的美丽、漂亮？莫名其妙。今日见得潘小姐，她比画上的七仙女还好看。嗯，大师兄，你喜欢她？”一句话，问的武植白生生的脸庞“腾”的红了。

小师弟田顺乐得直晃脑袋，道：“大婶，将来你家要唱《天河配》呢。”武婶叹了口气，笑道：“你大郎哥，怎会有那福命儿？”

后来，潘知州老先生终于晓得了桥头事件，见武植儒雅非标，一表人才，谈吐稳重，温文尔雅，便破格使用，由染坊小学徒提携到府内书馆墨香斋，陪伴小少爷潘俊读书。从此，武植如鱼得水，得到读书习字的天赐良机。有道是：良机人人相遇，看你有缘无缘。

武植与其说是伴读，不如说是正生。小少爷潘俊做完功课，便自去玩耍。武大郎即在寂靜的书馆中，专心致志的背诵诗书，溶墨习字，临摹诸家名帖拓片。春花秋月，斗转星移。他秀外慧中，发愤攻读，过目成诵，闻一知十，于是经书子集，诗词歌赋，稗官野史，竟无不通晓，学问之长进，书艺之提高，令教书的西席先生大为惊奇，常常被武植的质疑而无言以对。

这日，西席先生向潘大人道：“晚生学识浅疏，远不如伴读武植，他不只熟读了潘府的上万卷藏书，且才思敏捷，文章玑珠锦绣，致使晚生难以评点。晚生恐有误令郎前程，故诚意推荐武植为西席，望老祖公定夺。”

潘大人闻听，十分不悦，捋捋花白胡须道：“嗯，老先生怎说这等话来？武植稚子，虽学有进步，然布衣白丁，为吾儿施教，岂不为外人耻笑？老先生乃当今名儒，学富五车，为小儿西席，非君莫属焉，请勿推辞。”

西席先生只好作罢，回到书斋，便自主张，悄悄让大郎为小少爷授课，讲释《诗经》、《左传》。武植力辞不过，只好试之，西席先生倒成了旁听生。

大郎教授课业，深入浅出，引据简明，阐述精辟，启发善诱，令西席先生暗暗自惭弗如，汗颜不已。正如古人曰：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不贤于弟子。

那潘俊少爷，常常跑到姐姐绣楼上玩耍，潘金莲不时询问小弟的课业。近来突然发现其学业有大长进，惊问其故，潘俊便如实相告：西席先生怎的，武植如何。金莲听了，芳心一动，暗暗思忖：“那大郎，不仅身怀武艺，有一副侠肠义胆，且文才亦好，可谓才貌双全，人品俱佳。不觉又增添了几分敬慕之情。终有一日，她精心书写得一篇文章，令荷秀送到墨香斋，请西

席先生批点。

潘先生见武植小姑才思过人，展笺浏览，果然手笔不凡。沉思良久，便回头对大郎道：“武植，这儿有篇习文，你用心评点一下。”

大郎双手接过，留神一看，是用隐花锦笺书写的蝇头小楷，字迹隽秀，一丝不苟，文章题目为《女德之吾见》。当一口气读完习作，方知文章主脑明晰，立论坚实，旁引博证，阐明有度，章法缜密，言简意赅，堪称优秀之作，大郎不由拍案称奇，于是，蘸饱朱笔，逐加评点。

荷秀见武植为小姐评点文章，眉批旁注，笔走龙蛇，龙飞凤舞，便道：“此乃我家小姐的文章，武相公可用心着意呀。”

大郎闻听是潘金莲的手笔，心头一动，暗想：但见她花容月貌，勤于绘画，岂料她尚有如此才思，实令人敬慕。可叹我武植乃一介伴读，家徒四壁，无缘求偶于斯，空望雾中花矣。

从此，潘小姐不断令荷秀送来诗文，请大郎批点评述。真所谓文章千古事，笺笺系芳心。

几度花开花落，几番雁鸣长空，又是一年春来早。新春伊始，潘知州邀上西席先生，一道去县城访友。潘俊跟表姐去了申家庄，书馆内只有武植一人专心攻读。

这墨香斋书馆，设在左跨院，隔一座花园便是潘金莲的绣楼，倒也是一处安静的所在。武植读了一卷《资治通鉴》，略感疲倦，便站起身来，伸臂舒腰，然后伸手取过潘金莲《读唐人传奇〈无双传〉有感》的一笺短赋。读来，文笔溢采，蕴情含蓄，不由心潮涌动，激情飞扬，遂手铺展毛笺，挥毫书曰：

无言相思苦，
含情读华章。
遥望广寒月，
何日伴无双。

大郎书毕，掷笔，拎泥金壶去前院炉下炊茶。当返回书斋时，蓦然发现绝句后，又步韵和有一绝，墨道未干，诗曰：

灵犀相通意，
感君斧浅章。
愿为南飞燕，
他日共成双。

此乃金莲的秀逸笔迹，分明达其心迹，以身相许。大郎心头激动，放下茶壶，飞步跨出书斋，推开花园小角门，举目望去，只见潘金莲身着素雅春装，于曲廊桥畔，迎春花前，亭亭玉立。大郎顿觉浑身热血沸腾，心头剧跳，此情此景，已盼多时，今日天赐之良机，便向潘金莲大踏步走去……

正是：池水映双影 花荫诉衷情。